

1287·4/156

少年自然科学丛书

# 长白山猎话

郑孝时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长白山猎话

郑孝时著

李嵩生 插图

杨德鸿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浙江舟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875 字数 186,000

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7,000

统一书号：R 13024·138 定价(科二)0.58 元

## 目 录

<b>第一回</b>	<b>野鸡窝·“二郎神”·雪窝子</b>	<b>1</b>
	“神枪王”和“豹子哥”(2) 围歼野鸡窝(8)	
	危险的一枪(16) “二郎神”立功(20)	
<b>第二回</b>	<b>巧擒活狼</b>	<b>29</b>
	“生狼”和“熟狼”(29) 神秘的脚印(32) 欲擒先纵(40)	
	奇妙的门板(43) 布谷鸟的叫声(45) 智擒(48)	
<b>第三回</b>	<b>长翅膀的猎狗</b>	<b>53</b>
	驯雕姑娘(54) 山中一霸(61) 手里捧的是黄金(69)	
<b>第四回</b>	<b>“狮子头”下捉水獭</b>	<b>75</b>
	为啥不放夹子呢(76) 细心的“侦察员”(81)	
	潭水边上的猎场(87) 小柱子巧捉水獭(93)	
<b>第五回</b>	<b>大闹“野猪林”</b>	<b>97</b>
	激战前夜(98) 不祥的信号(105) 攻攻坚战(108)	
	快上树,快!(114)	
<b>第六回</b>	<b>“豹子点”受训</b>	<b>122</b>
	名牌货(123) 叼来一只旧皮鞋(128) 猎狗的嗅觉(132)	
	初露头角(136)	
<b>第七回</b>	<b>连环巧计捉狐、獾</b>	<b>143</b>
	“母鸡乐”巧擒偷鸡贼(144) 狐尿诱狐(148)	
	巧妙的“建筑师”(153) 围歼“獾子国”(157)	
<b>第八回</b>	<b>醉熊</b>	<b>164</b>
	空城计(165) 两霸争雄(170) 小黑猫,还是小黑熊(177)	

谁偷喝了“老白干”(183)	
<b>第九回 棒打狍子</b> .....	<b>191</b>
傻狍子冰上“跳舞”(191) 小林说古道今(195)	
落雪撵兔，化雪猎狍(197) 一枪定猎局(200)	
将军爷爷的礼物(203)	
<b>第十回 “掰子窖”</b> .....	<b>206</b>
唤麝(207) 山驴子道的秘密(210)	
他为啥“临阵脱逃”呢? (213) “绊马索”(216)	
香湖的传说(220)	
<b>第十一回 深山虎影</b> .....	<b>224</b>
唐打虎(224) 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(228)	
虎穴跟踪(231) 锣鼓阵(235)	
<b>第十二回 幽谷唤鹿</b> .....	<b>243</b>
驯鹿姑娘(245) 魔笛(250) 无声的语言(252)	
$2-2=?$ (255)	
<b>第十三回 奇遇马猞猁</b> .....	<b>259</b>
深山藏秀(260) 原始森林里的决斗(262)	
神枪王胸有成竹(264) “黑老虎”和“白猴子”(266)	
巧擒(270)	
<b>尾声</b> .....	<b>274</b>

# 第一回

## 野鸡窝•“二郎神”•雪窝子

一个北风呼啸的初冬的早晨，我脚踏着二道白河的冰凌，走进了长白山。

眼前是一片被白雪覆盖的世界。白茫茫的林海，白茫茫的山头，白茫茫的天空，嗬，真是一片北国风光！

五百里长白山，白头山是它的主峰，高达海拔二千七百多米，是东北三省最高的山峰，锥形的山顶上，云缠雾锁，终年积雪，人称它“白头山”。

传说古时候的白头山顶上，有一个老大的火山口，长年山火熊熊，烟雾缭绕，喷出大量的岩浆。不知道什么年月，山火熄灭，浓烟消失，在群峰环绕的中间，形成了一个地势凹陷的深坑，日久积水成湖，人叫它白头山天池，是一个典型的高



山火口湖。天池湖水湛蓝，水平如镜，宛如嵌在白头山上的一块碧玉，四周的群峰倒映湖面，岚影波光，景色绮丽动人。这海拔二千七百多米高山上的天然湖，大概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山湖了。

我正顺着山坡一条羊肠小路往前走，忽然一个什么东西，咯咯地叫了几声，噗啦啦地从我头顶上飞过。我抬头一瞧，只见那东西长着红花翅膀，翠亮亮的尾巴，鲜艳美丽，花枝招展地落在对面积雪的山岗上了。它回头好奇地望着我……我定神一瞧，原来是一只身披五光十色羽毛的花野鸡。它那浑身华丽的“新装”，落在白茫茫的雪地上，看着非常耀眼夺目。花野鸡好象一点儿也不怕我这个生疏的外乡人，它大模大样伸着长长的花脖儿对我唧唧咕咕地叫，好象在说：“咯咯……咯咯咯……你没带猎枪，我不怕你，我不怕你哟！……咯咯咯……”我俯身抓了一把雪，捏了一个雪团儿，隔着一道山沟向它打去。那个山里的“花姑娘”大吃一惊，扑打着红花彩翅飞跑了。

我兴奋地瞧着满山铺着的冰川白雪，想到不久将和长白山里的猎手们一块儿生活、打猎、学习，确实比上《动物学》课生动活泼得多，有趣得多。而且他们还能给我讲一门课堂里听不到的课程《狩猎学》，于是，我情不自禁加快了脚步。

### “神枪王”和“豹子哥”

当天，我来到了一个由当地民兵排组成的狩猎队里。队长叫王志刚，二十多岁。这个年轻人穿一身老羊皮袄，浓眉大眼，身材壮实得象铁打的汉子，举止利落，和蔼亲切，富有山里

人机智、热情的性格。狩猎队里的猎手们都叫他“神枪王”。我刚来，还不好意思问他这个绰号的来历。其实，也用不着问，准是王志刚练就了一手百发百中的好枪法。要不，大伙怎么能都叫他“神枪王”呢？！

神枪王一见我这个远方来的客人，憨厚的脸上现出一抹歉意的微笑，带着长白山人特有的好客口气说：“老郑同志，你为啥不在夏天秋天时候来呢？！到那会儿，咱们长白山里山青水秀，吃瓜有瓜，吃果有果，又能游山观景，又能消夏避暑。可是这会儿，你看，”他伸手指着窗外的一片冰雪世界：“到处都是冰天雪地，偶尔只能看见一些寻食的獐狍野鹿。嗨，老郑同志，你这会儿来，不是白来吗！”

我急忙说明了自己的来意。神枪王一听，用一只大手紧紧地捏住了我的手，他那魁伟的身躯立刻充满了活力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欢迎，欢迎，非常欢迎！你来得正是时候，过不了几天，长白山里的群兽就要出窝寻食了。咱们狩猎队今年兵强马壮，装备齐全，要大干一场呵！”说着，神枪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我这浑身城里的打扮，特别是我这不太健壮的体质。他有点担心地说：“老郑同志，不瞒你说，这打围<sup>\*</sup>可不是游山玩景，是苦差事呀，你能行吗？”

我告诉他，我千里迢迢专程来到长白山，为的就是参加一年一度的狩猎活动，怎么能错过这个大好时机呢。况且打猎既能增长知识，又能锻炼身体……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当一名“见习狩猎队员”。

这个敦厚纯朴的小伙子一听，高兴极了，立刻哈哈大笑：

---

\* 长白山里管“打猎”叫“打围”。

“好哇，老郑同志，咱们一块儿干吧！”说着，神枪王转了转黑亮的大眼珠，好象想出了一个什么新点子，声音宏亮地说：“喂，老郑同志，将来等你回去了，可要写上一本书呀，好好描写描写，把长白山里许多惊险动人的故事全都包容进去。叫全国、全世界都知道咱们长白山不仅美丽富庶，还是一个‘群兽之国’呢！”

神枪王正说得兴高采烈，忽然从门外边传来一阵咯吱咯吱踩雪的脚步声，啪地一推门，闯进来一个矮墩墩的小伙子，头戴狐狸皮帽，左右耳扇上挂满了白霜，从他的鼻孔和嘴里，呼呼地往外直冒白气，又圆又大的脸盘，象铜盆一样放光。这个矮墩个子的小伙子，一听神枪王叫我把惊险紧张的狩猎故事写在书上，冬地一声把步枪托子蹾在地上，粗声亮气地插嘴说：“老郑同志，要说长白山里打围的故事，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”他伸手指了指神枪王，滔滔不绝地讲开了：“就说咱们队长神枪王吧，去年头一天打大围<sup>\*</sup>，他三枪就撂倒了三只野猪。有一只逃跑的野猪用獠牙伤了头狗<sup>\*\*</sup>，神枪王当的一枪，也把它撂倒了。第二天县里的小报上还登了一篇通讯报道，说咱们狩猎队旗开得胜，神枪手一举除三害……”

小伙子笑嘻嘻的，讲得眉飞色舞。神枪王听他赞扬自己，有点儿怪不好意思的，点着对方的鼻子尖说：

“豹子哥，还是讲一讲你自己吧！”

“讲我？……嗨，我有什么好讲的！”小伙子铜盆似的大脸上，露出诚挚而天真的微笑，看看神枪王，又瞧瞧我，故作一个

\* 当地人管猎捕虎豹猪熊等猛兽叫“打大围”，管猎捕狐貂獾鼠等小兽叫“打小围”。

\*\* 头狗是猎狗群中最勇猛的狗，打猎时它带领狗群走在前，冲杀在前。

神秘的笑脸，提起步枪，向门外边“哎溜”地吹了一声口哨。顿时，只见一条细腰长腿的猎狗，迎声扑了进来。这条猎狗浑身灰毛，尖耳朵，大嘴巴，吊眼梢子。要是在荒郊野外遇见它，准把它当一条大灰狼。它一窜进屋里，一眼发现了那个叫豹子哥的小伙子，迈着轻灵的四爪，猛地向主人扑去，亲昵不舍地围前围后，摇头摆尾，有时候扬起前爪，直抓小伙子的大腿，放娇撒欢儿。

小伙子拍拍它的脑门儿，严厉地命令道：“‘二窜子’\*，老实点儿，趴下，快趴下！”

灰猎狗抖抖耳毛，乖乖地四脚扑地，趴在豹子哥身边了。站在一边的神枪王，用欣赏的眼光瞧着“二窜子”的一举一动，目不转珠地瞅了半响儿，向它的主人问道：

“喂，豹子哥，这条‘二窜子’出息多了。它什么时候能够上阵？”

“今年就行喽，”豹子哥用两个指头冲“二窜子”的鼻尖儿啪地拈了一个响：“‘二窜子’，今年该叫你见识见识世面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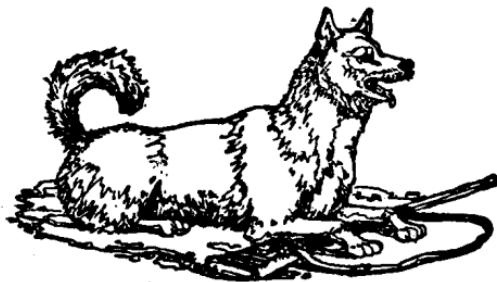
神枪王在一边摇摇头，好象用眼神对豹子哥说：“哎呀，怕这条杂种狗不行吧……”

“不信让咱们试试看嘛！”豹子哥用手轻轻地抚摸着“二窜子”又长又厚的背毛，说着，他啪地把步枪撂在地上，拍拍猎狗的脑门儿，一字一板地下了命令：“喂，‘二窜子’，看住我的家什，不准叫任何人动一动！听见没有？”说罢，他伸手指指地上的步枪，向猎狗示意。

瞬间，灰毛猎狗神色异样，张扬着两只前爪，猛扑向步枪，

---

\* 一种蒙古狗和当地猎狗的杂交种，猎手们叫它“二窜子”或“二窜子狗”。



俯卧在地，用两只前腿紧紧地压在枪托上，机灵有神的眼睛左右顾盼，现出一种端庄而凛然的神情，好象在说：“我在看守主人的

武器，任何人也不准来犯！”

我和神枪王都用钦佩的眼光望着它，豹子哥的脸上立时露出满意的笑容。可是神枪王还要进一步考验它，来到跟前，伸出一只脚，轻轻地试着去挪动地上的步枪……“二窜子”立即发现“敌情”，忽地站了起来，汪汪地嘶吼不停，张牙舞爪，猛烈地抖动着身上的背毛。猎狗的架势，逼得神枪王不敢进前。看样子，他再要动一动，“二窜子”就要撕破他的羊皮袄了。机灵勇猛的猎狗又转过头来，一直凝视着我这张陌生的脸，尽量提高警觉，提防着，怕我也有“进犯”的举动。

瞧着这般情景，咱们三个人憋不住笑了。豹子哥捡起了地上的步枪，喜形于色地问队长：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嘿，豹子哥，真有你的！”神枪王用大巴掌使劲地拍了拍豹子哥的肩膀，满意地直点头。

豹子哥随即吹了一声口哨，向“二窜子”摆摆手，领着猎狗，神色兴奋一阵旋风似地走出去了。他走后，神枪王赞不绝口，黑亮的眼睛里闪出两道骄傲的波光，向我夸奖说，豹子哥是狩猎队里的骨干。

“噫，他怎么叫豹子哥呢？”这个有趣儿的名字引起我莫大

的关注。

神枪王向我介绍说，豹子哥原名叫李松魁，是一个模范基干民兵，狩猎队的主力。每年大雪一封山，小伙子就成了山里的一个活跃人物，背着一支猎枪，领着几条猎狗满山跑。围攻“黑瞎子”\*，生擒活狼，寻虎追踪，找野兽“蹿子”\*\*……样样都少不了他。豹子哥在猎场上，敢冲敢闯，在凶猛的熊狼虎豹面前，他从来没有退却过。有一年秋天，在山里他遇见一条野豹子。饿着肚皮的野豹子正在山里寻食，狭路相逢，碰见了活人，眼都红了，一下子扑了上来……小伙子身上没带家什，怎么办？管它的，拼了！大拳头雨点儿似地落在野豹子的身上……傍晚的时候，他背回屯子一条一百八十多斤重的死豹子，你说神气不！

打这以后，山里的人就都叫他“豹子哥”了。

当天晚上，豹子哥递给我一条猎枪说：“老郑同志，拿着，明天打围用的。”

我捧在手里一看，这是一条普通的双筒猎枪，由于长年使用，百经战场，枪把子上已经剥了漆，看样子，是一条老家什，由于使用保养得精心，枪托、枪筒溜光彻亮，招人喜爱。

“这是一条德国造的‘老双筒’，后坐力小，火力猛。”豹子哥在一旁边介绍说。

趁这个机会，我很想向他请教一点儿打猎的基本功。听说了以后，他两只大眼睛滴溜溜乱转，爽快地一笑，高音大嗓地说：“没啥说的，没啥说的，不过……”他搔了搔肌肉丰满

---

\* 长白山里管黑熊叫“黑瞎子”。

\*\* 野兽走过的雪路，上面留有野兽的脚印，当地人叫“蹿子”，如“狼蹿子”、“猪蹿子”……

的宽腮，思摸思摸：“老郑同志，打围这玩意儿，可不是坐在家里能够学会的。背着枪，在山里闯，天长日久，就摸准野兽的脾气，学会打围的窍门儿了。”

这天晚上，我睡在豹子哥家里的热炕头上，他给我讲了许多山里群兽的故事：豺狗子\*活活地用双爪卡死了大野猪，猞猁的怪模样儿把猎狗吓跑了，“黑瞎子”跟老虎决斗等。我越听越觉得有趣儿，问道：“豹子哥，人说长白山里‘棒打狍子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’，这话可当真？”

“真真，一点儿也不含糊。老郑同志，你捉摸捉摸，咱们长白山里要是没有这么个富庶劲儿，能祖祖辈辈传下这句老话嘛？！”豹子哥打开了话匣子，讲得津津有味：“人说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这话一点儿也不假。就说咱们长白山吧，吃的穿的，满山满沟都是；饿了，有狍子肉给你解饿解馋；冷了，背枪去打貉子，缝一件貉绒大衣，又轻又暖；炕上不愁没有铺的，垫一块防寒隔潮的熊皮褥子，嘿，再美不过了！”

豹子哥说说讲讲，一翻身，呼噜噜地睡着了。

初雪过后，今儿个又飞了一天小雪花。深夜，天晴了，东山升起的月亮，把窗户纸照得白刷刷地亮。远处不时地传来几声断断续续的狼嗥，苍凉、阴森、可怕……

## 围歼野鸡窝

早晨，长白山晴空万里。远处的雪峰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银亮亮的闪光。不时刮来一阵阵西北风，簌簌地吹掉美人

---

\* 长白山里管豺叫“豺狗子”。

松上的“树挂”。冷风中，“树挂”变成了小雪花，银亮亮地在空中飞舞，不时地扑在脸上，先是凉冰冰的，倏(shù)然间就融化了。

我脚穿暖“乌拉”\*，腰挎子弹袋，肩背一条德国“老双筒”，跟随着狩猎队，出了屯子，雄赳赳地上路了。跨过一条布满冰凌的河川，绕过一座峻嶒(céng)的孤峰，队伍行进在一片漫长开阔的大谷里。谷地的四周，被奇形怪状的群山包围着。这漫漫的山谷足有几十里长，从山口处，刮来一阵阵山涧大风，顺谷而下，一直向我们扑来，号叫着，纠缠住我们不放，好象要我们卷到山外边去……丘陵谷地由于山风猛烈，把山谷起伏地带的积雪一古脑儿刮到半空中，雪抹子飘落下来，好象晴天里又下雪了。

我们简直是在大风雪里前进。神枪王为了照顾我初来乍到，山路生疏，他一直在我身前身后，形影不离。在呼啸的风雪中，他不时地冲着我耳畔大喊：

“老郑同志，踩着前边人的脚印走！……小心掉到‘雪窝子’里……小心‘雪窝子’……”

你知道什么是“雪窝子”吗？原来，山谷丘陵起伏不平，到处都是坡坡岗岗，坑坑洼洼，有的悬崖下边的山涧峡谷，深不可测。每当冬天大雪封山，旋风横扫，积雪顺谷而下，把深深的峡谷填得平平的，到处是雪，已经分不清七沟八梁、高山谷地了。走在山里，要是道路不熟，一不留神，就会滑下去被雪埋住，比掉进没底儿的大海里还难救。所以，大雪封山后在长白山里走路，最怕掉进“雪窝子”里。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话：

---

\* 长白山里打猎穿的一种防寒鞋。鞋帮鞋底用牛皮缝制，鞋里垫满细软的乌拉草，穿了轻便、暖和。

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叫‘雪窝子’抓一把。”

走过这条漫长的大谷，狩猎队逼近了一片蔓生草莽的丘陵地带。这时候，只见豹子哥立即回转身子向大伙摆摆手。这个“信号”表明：猎场就在眼前，立刻下枪，顶上子弹，散开队形，不准大声说话，快速隐蔽起来，脚步要轻，耳朵要灵，有情况打手势……不准乱鸣枪……

我立即把子弹顶到“老双筒”里，抬眼往前边一瞧，只见对面是一片混交林丛，在几棵大杉松前面有一片开阔的荒草地，尽管到处压满了冬雪，但是从枯裸子梢儿上看得出来，东西两面全是豆田。莽草和灌木丛里，不时传来一阵“咯咕、咯咕……”的叫声，一切情形告诉我们，这儿是一个天然的野鸡窝。

随我们同来的几条大猎狗反应最快。它们凭着自己灵敏的听觉和嗅觉，就知道已经进入了“作战阵地”，一个个竖起尖耳朵，扬脖四下张望，迈着轻灵飞快的脚步，从我们身后一阵风似地扑向前去，急于要打头阵、要冲锋……头狗是一条叫做“二郎神”的赤峰猎狗，它生得又高又大，浑身黑卷毛，只因脑门的正中长着一撮白毛，所以叫它“二郎神”\*。它一听见草莽里有野鸡叫声，两只耳朵竖得竹尖似的，站在几条猎狗的前列，四腿急跃，喷着响鼻儿，眼睛都红了，恨不得一下子冲上去捉活的。

豹子哥生怕勇猛的猎狗擅自行动，破坏了阵势，急忙低声而严厉地命令：

“啧，回来，原地站着！”

---

\* 古代神话中传说，二郎神有三只眼睛，其中的一只眼睛生在脑门中间。



“二郎神”一听，立即停下脚步，镇静下来。旁的猎狗见“头狗”蹲在原地不动了，也都乖乖地站在它屁股后边。第一次上阵的“二窜子”更是善于察颜观色，一见豹子哥那凛然的神情，撒娇似地往主人身上扑了一下，声也不吭地四脚趴在地上，巴望着头狗“二郎神”的颜色。

打野鸡主要靠猎枪，而猎狗仅仅是这次战斗的“后备力量”。我们这次初猎的主要任务是打野鸡，但是谁又能保证一路上不发生意外的情况呢！谁敢断定不遇见凶兽呢！狩猎跟打仗一样，经常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，虽然是上山打小围，但也要为打大围做准备。

我们一下子散开了队形。我跟神枪王、小柱子隐蔽在一棵美人松后边，四下里一簇簇榛柴棵子遮住了我们的身子，但是我们的视线能够穿过草棵子的缝隙，了望到四周的一切。豹子哥手端着一杆猎枪，弓着腰，东跑西窜，不停地摆手打信号，布置阵角……看样子，这次初猎他是“总指挥”。在豹子哥的精心部署下，我们射界开阔，火力交叉，猎狗各就各位，窥视动静……用一个新月似的拉网队形把“野鸡窝”包围了。榛柴棵子挡住了猎狗矫健悍勇的身影，但是挡不住它们那凛然无畏

的目光。特别是“二郎神”，两道火焰似的眼光紧紧地盯视着野鸡窝，不时抬头看看豹子哥的枪口，准备听候命令随时出动。

这时候，野鸡窝又传来了“咯咕、咯咕……”的叫声，比刚才还响亮、紧张。过一会儿，又传来了噗噗啦啦的翅膀声，把矮灌木丛上一串串“树挂”都扑搨掉了。眨眼间，一群野鸡噗地飞出来了。嚯，一下子就飞出来五只，花花绿绿的，在半空中非常好看。

野鸡以为榛柴棵子里没有人，一直飞到咱们头顶上。我也顾不了许多啦，抬起枪口，刚要扣动扳机，神枪王凑到我跟前，摆摆手：“老郑同志，你等等，瞧我的……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小伙子手举枪响，砰！一枪就撂下来两只野鸡。一只红翅绿尾巴的“喳啦”地叫一声，一头栽到雪地上，溅下一滩血，直扑打翅膀，一挺脖，死了。另一只棕褐色带虎斑的母野鸡，挂到松树杈上，扑腾扑腾翅膀，也跟着栽下来了。



神枪王“一箭双雕”，一枪打下来一公一母。剩下那三只野鸡见势不妙，惊慌逃窜……但是没飞多远，就落在雪地上跑起来了。豹子哥立即领着小柱子疾起直追。有两只野鸡见势不妙，顾头不顾尾，一头扎进了雪堆里。豹子哥和小柱子趁机赶到跟前，擒住长尾巴，活活地揪了出来。剩下那一只钻到一片密密的混交林里，夺路逃命了。

小柱子一手揪着那只欢蹦乱跳的花野鸡，乐得直跳脚：“嘿，咱们没费一枪就弄了两只，你们看能耐不能耐！”说着，他那红扑扑的小圆脸儿上，掠过一抹胜利的微笑。

我急忙跑上前去看稀罕，只见小柱子手里那只花野鸡又肥又大，挣扎着要逃命。小柱子伸手打了一下它的脑袋，调皮地说：“嗨，跑不了啦，晚上我还拿你炖蘑菇吃呢！”

“二郎神”和“二窜子”耷拉着老长的红舌头，贪婪地仰脖望着小柱子手里的活野鸡，围前围后地，直摇尾巴，馋得难受……

你一定奇怪：为什么神枪王“一箭双雕”呢？因为我们打小围使用的是双筒猎枪，子弹的外形有大拇指头粗，里面除了火药就是一堆铅丸。子弹飞出枪筒后，自动飞散爆破，铺成一个圆面形，直向目标飞去。几十颗砂丸击中的目标很大，只要两只野鸡在飞翔中靠得很近，有经验的猎手完全能够“一箭双雕”，甚至“一箭三雕”。神枪王练就一手好枪法，所以刚才手起枪发，旗开得胜，揭开了今冬狩猎战役的序幕。听说去年有一次，神枪王一枪就撂下来四只野鸡，你说神不神！

有人以为野鸡是家鸡的老祖先，其实不是。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有三千多年养鸡的历史了。据古代文献记载，我国自古的六畜是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犬、猪。我们现在饲养的“九斤黄”